



言葉と歩く日記

和  
语言  
漫步的  
日记

多和田叶子  
Yoko  
Tawada

金晓宇 译

 河南大学出版社  
HENAN UNIVERSITY PRESS

和 语 漫 步 的  
日 记

〔日〕多和田叶子 著  
金晓宇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和语言漫步的日记 / (日) 多和田叶子著; 金晓宇译. -- 郑州: 河南大学出版社, 2017.12  
ISBN 978-7-5649-3152-0

I. ①和… II. ①多… ②金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5674 号

### **KOTOBA TO ARUKU NIKKI**

by Yoko Tawada

© 2013 by Yoko Tawada

First published 2013 by Iwanami Shoten, Publishers, Tokyo.

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8 by Henan University Press Co., Ltd.

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/o Iwanami Shoten, Publishers, Tokyo.

All rights reserved

豫著许可备字 -2016-A-0385

### 和语言漫步的日记

作者 [日] 多和田叶子

译者 金晓宇

责任编辑 陈晓菲 侯若愚

责任校对 杨全强

封面设计 郑元柏

---

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

地址: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: 450046

电话: 0371-86059701 (营销部) 网址: www.hupress.com

制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次 2018年7月第1版

印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张 6.25

字数 113千字

定价 36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)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
| 一月上 | 1   |
| 一月下 | 27  |
| 二月上 | 58  |
| 二月下 | 82  |
| 三月上 | 103 |
| 三月下 | 136 |
| 四月上 | 165 |
| 后记  | 185 |
| 文献  | 187 |

# 一月上

## 一月一日

从一年的最后一天跨越到新年期间所做的事情会左右整个来年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开始如此深信不疑。有些年，临近深夜12点时，我会溜出除夕派对，在走廊的角落里写些诗歌什么的。半夜12点，我一边听着数百发焰火射上天空，一边勉强写诗，是我自己养成的一种迷信，以为这样做，或许来年诗歌就会丰产。礼花声变得稀稀落落的时候，我再回到派对的现场，回来之后，不管是喝香槟酒也好，还是毫无意义的闲聊也好，我都觉得和这一年的命数没有关系了。很长时间以来，我都是这么过年的。

不过，今天晚上，我无法从派对现场溜出来。我接受朋友的邀约来到了瑞士的山中，这本是件好事，然而我又觉得自己被牢牢编入了一个共同体，一个人离席什么的，不太够意思。首先，在一台黑色的铁制器具——类似卡夫卡小说《在流放

地》<sup>[1]</sup>里出现的那种机器的微缩模型——上固定一块奶酪，这奶酪有日本江户时代的枕头般大，从下面用火来烘烤，融化的部分拿餐刀掀起，滴在土豆上吃。然后，踩着雪橇滑下山去，据说这是当地的习俗。同行的几位当地人年纪在50岁前后，在瑞士的山中出生，目前在大城市居住，据说大约从15岁起，每年不落，都是这样庆祝新年。他们对我以及我的德国朋友们用标准德语说话，但他们自己彼此之间用瑞士德语<sup>[2]</sup>说话，所以，越发强烈地感觉到他们之间的纽带。瑞士德语我只能听懂一半。所谓的“一半”，从语言学上来看是相当含糊的说法。有时候，你只懂一点点外语，但从周围的状况判断却完全能理解，有时候，你知道全部单词，但话的意思却莫名其妙。外语能理解到什么程度，想要测定它，也许最终是难以办到的。这就和诗能理解到什么程度是无法测定的一样。

我担心的不是瑞士德语，而是雪橇。我在东京出生成长，从22岁起在德国北部生活，那里虽然也下雪，但没有山，所以我几乎没滑过雪橇。虽然我也曾从小山丘滑降，但踩上雪橇，顺着山路滑降好几公里，这样的事情还没有过。虽说是满月之夜，光线明亮，但是，沿着白雪覆盖、弯弯曲曲的山道，踩着雪橇一直往下滑，光是想想自己这样的身姿，就感觉不安

[1] 《在流放地》是弗兰兹·卡夫卡（Franz Kafka, 1883年7月3日—1924年6月3日）一篇格调较为恐怖的讲述酷刑的小说。写了一个旅行者和一个军官，就一个传统的处决犯人的“机器”展开讨论。——全书所有脚注皆为译者注

[2] 一般语言学家认为瑞士德语是德语的一个方言，它与施瓦本方言比较接近。但瑞士德语的发音与标准德语的发音相差悬殊，以至于一般德国人听不懂。

起来。身体里什么地方有着回避斜坡的心情。不，如果是上升的斜坡，那没关系，我是讨厌下降。但是，好不容易的机会，可不想错过。在我踌躇的片刻间，突然发觉一件事情。

是的，我是从日语的感觉出发，讨厌“すべる（滑动）”的。对于从日本的应试战争中熬过来的人，没有比“すべる”更讨厌的事情了。<sup>[1]</sup> 事后一查《岩波古语辞典》，“すべる”除了“滑溜溜不停地运动”的意思外，据说还有“离开官职”的意思。我并非有什么“官职”，可是，滑动着迎接新年，太不吉利了。2011年的元旦，我是在日本新潟县迎来的，然而，在临济宗的龙泽寺这样非凡的寺院，人家好不容易允许我敲一记除夕的钟声，敲完后，我却在雪地里滑了一跤。也许会被人笑话迷信太重，可是当时我的心情确实一片阴沉。实际上，2011年对日本来说是非常悲伤的一年。

将头脑切换成德语再来思考，滑动也许就是吉利的了。在德国，临近一年的最后一天，人们会互相寒暄说，“Guten Rutsch!”，直译过来就是“滑好！”，意思就是祝你顺利地滑入下一年。我每次听到这样的打招呼声都会想到，因为在年和年之间有什么障碍物，所以也有人不能顺利地滑入，永远地留在边界线上了吧。我虽然喜欢留在边界线上这种意象，但是，留在时间的接缝上则意味着死亡。

“Rutsch”本来还有“旅行”的意思，时值辞旧迎新之际，听到别人对你说，“祝你旅行愉快！”，眼前一下子展开了全新

---

[1] 日语里，すべる除了滑动之意，还有不及格或没考上的意思。

的风景，情绪也会高涨起来。日语的“すべる”是以打滑跌倒为前提，然而，打滑未必跌倒。这事你只要问问花样滑冰运动员就知道了。

我无论做什么都以语言为指南针，决定前进的方向。语言里保存着的智慧，比我个人大脑里的要多。而且，语言不是一种。虽然有时候，两种语言各有主张，会发生口角，但是，我认为，比起一种语言嘟嘟哝哝自言自语，让两种语言在自己的头脑里对话，能产生广度更大、密度更高的答案来，难道不是吗？

## 一月二日

今天我们决定驾车从格拉斯帕斯（Glaspass）去瓦尔斯（Vals）。从地图上看，瑞士比德国小得多，所以说起在瑞士国内的旅行，似乎距离很短，然而，瑞士境内有无数深谷高山。如果能用巨大的熨斗将瑞士熨成平地，它一定能变成个相当大的国家。

听说，“車酔い（晕车）”这种事，在小的时候症状严重，长大成人后就不晕了，到了中年又会复发。我的情况正是如此。年纪再大些好像又不再晕了。但是，这种糟糕的心情，用“酔う（醉）”这个动词来表达不太合适。我想用“酔う”来称呼心情更好一些的状态。在德语里管晕车叫“Reisekrankheit”。也就是“旅行病”。这个单词和表示醉酒状态的“Betrunkenheit”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表示酩酊大醉的“Rausch”，不仅仅是酒和毒品，在陶醉于音乐或戏剧的场合也



可使用。忘我的陶醉对于艺术是不可或缺的，但是因为想起了“車酔い”，所以对日语里的“酔う”这一单词，我不能完全陶醉其中。

德语的 Rausch，在“Rau”这一粗野的响声里刮入“sch”这样的微风，也吹入了生命。“陶醉”这两个汉字是立体的，也散发着芳香。声响怎么样呢？トースイ (tousui)。倒不如说接近于トーシ (toushi, 投资) 或トーサン (tousan, 破产)，所以，只限于听声音的话有些扫兴。我一思考这样的事情，晕车也好了点。

### 一月三日

昨天乘车经过的，是瑞士国内自古以来讲罗曼什语的地区。途中经过一个名为“Uors”的小镇，这名称来源于罗曼什语的“熊”。像“熊野”这样，村庄名字与“熊”有关的例子，在日本也很多。我一看见“Uors”这个字，立即想起了在德国很普遍的一个女子名，“Ursula (乌苏拉)”。这个名字来源于拉丁语的“Ursus (熊)”。罗曼什语和罗马尼亚语、意大利语、法语等等一样，有着共同的祖先——拉丁语。也就是说，Uors、Ursus 以及 Ursula 在词源上是相互关联的。

《雪的练习生》这部小说里，讲述了一位名叫乌苏拉的驯兽师，在马戏团与一头北极熊一起训练技艺的故事。那是我用日语写的小说，我今年的目标是自己把它弄成德语。因为这个原因吗，我无论看见什么，首先拉到这部小说上来思考。到目

前为止，我是日语和德语并行，写着内容各不相同的小说，有时候也会把用德语写的作品弄成日语，但是，把用日语写的作品“翻译”成德语，还一次没有过。那到底是不是“翻译”，我甚至连这个都不清楚。

女孩儿名字里带“熊”的，在日本不太常见。在日本，名字越来越多样化，如果有一天能遇见名叫熊子的姑娘，我想我会情不自禁地微笑起来。

罗曼什语和德语、法语、意大利语一起并称瑞士四大官方语言。我知道罗曼什语的存在是在20岁以后，但仔细一想，我与罗曼什语文学的相逢还要早得多。记得小时候有一本名为《阿尔卑斯山兄妹》的图画书，我反复读了好几遍。那其实是罗曼什语文学。作者塞利娜·汉兹（Selina Chönoz）和绘制插画的阿洛伊斯·卡里吉埃（Alois Carigiet）都出生于讲罗曼什语的瑞士村庄，我持有的日语版《阿尔卑斯山兄妹》里面，收录了“乌尔斯里的铃铛”和“弗尔利娜和山鸟”两篇作品。

“乌尔斯里的铃铛”中的铃铛，是阿尔卑斯山区里牛戴在脖子上的铃铛，每一头的铃声都不同。牛群放养在山坡上，即使看不见它们的身影，凭借声音，牛倌就能判断哪头牛在什么位置。德语的“schellen（意为发出丁零响声）”毫无疑问是拟声动词，它的拟合度与日语的“りんりん（铃铃）”大致相同，非常之高。所谓的拟合度，是我随意估量、相当主观的东西，但是，作家这个行当，你如果没有主观的尺度就干不下去。就像没有测量语言的体重、恶意度、明度、耐震度等等的标准一样，也没有测量拟合度的标准。假如是日语，一眼就能分辨出

拟声词，但是德语里，很多拟声词隐藏在动词或名词中，平时人们意识不到。

## 一月四日

早上6点起床，在吃早饭前两小时左右的时间里，一直写着稿子。早餐之后，大伙儿立即异口同声地说“去外面吧”，于是，我决定听从劝诱，离开书桌。好不容易来到瑞士，一味地工作太可惜了。

今天早晨，我一边写稿子，一边思索着一件事情。那就是，用德语写小说时，“sagen（说）”这个动词过分地多，让我厌烦。那么，若问为什么用日语写小说时，“某某人说”可以出现得不那么多，这是因为很多场合，从说话的方式就能明白是谁在说话。不过，在这里也有点问题。

我自己不使用“女言葉”<sup>[1]</sup>，但是大约在十年前曾被某位编辑指出，“女性人物说的话，女性气息太强了”。过多地使用女性特有的用语，也许是出于想清楚地表明谁在说话这种愿望。另外，写作小说中的对话部分时，比起实际听到的会话，更多是以读过的小说为参考，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。上个月，我读了中村桃子著的《女子语言和日本語》一书，该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这一主题，让人受益匪浅。

“去外面吧”这种邀请，在日本不太听得到。如果是小学

---

[1] 日语里女性特有的用语。

低年级的时候，“去外面玩吧”这种邀请也是有的。德国人也一样，只要一有机会立即想到外面去。在瑞士，被称为“外面”的空间向四面八方无尽地延伸，简直要令人晕厥过去。我们的计划是乘缆车抵达山顶，沿着不穿雪鞋也能行走的道路走3个小时左右，去山顶的餐厅借来雪橇，踩上雪橇滑降7公里的山路回到住地。

在大自然中消磨时光，由于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的疲劳而纠结的神经好像也能康复了。在野外度过的时间少，可能也是日本自杀者众多的因素之一。野外不只是紫外线，最近连放射线之类的有害物质也是交错纷飞，所以是危险的空间，在日本居住的人们，潜意识里说不定是这么认为的。我还是个孩子时，60年代的东京有些日子也是，一发布光化学烟雾的警报就不能去外面玩了，但是自从2011年3月11日以后，由于核电站事故的原因，很多地区的母亲们必须注意孩子在外玩耍的时间了。

从“外（外面）”这个日语单词里我感觉不到快乐。倒不如说，它让人感觉不安。我说的快乐的“外”接近于“アウトドア<sup>[1]</sup>”，但是这个外来语稍稍沾染了商业性的油垢，让人觉得不购买露营用品或滑雪用品就不许与大自然接触似的，这一点令我不爽。不要片假名，单单“到外面去玩”就行了，难道不是吗，我想。像孩子那样。

除了“外”，还有“野（原野）”这样的单词。小说《あ

[1] 日语用片假名标识外来语，此处为 outdoor，户外。

とは野となれ》（《此后管它是原野还是什么》）的作者室井光广<sup>[1]</sup>先生，是个能到外面去的人。他曾经对我说，有一个非休息日的白天，大部分成年人都在公司上班，为了搜寻绳文时代<sup>[2]</sup>陶器的碎片，他在家附近的“原野”游荡，结果被警察叫住了。在野外漫步搞调查，所以应该属于“field work（田野调查）”，然而是因为让诗人“野放し（放任自流）”太危险还是怎的，好像被警察误会为形迹可疑的人了。

在日本，你如果没什么事情却在外面转来转去，或是在公园的长椅上久坐不去，立即会被视作社会的边缘人。只因为在室外就成了社会的边缘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在伦敦，午休时公司职员整整齐齐地穿着西装，在公司前面的公园里吃三明治，这一景象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记忆。我想，如果在东京，公司职员们午休时也一齐坐在外面的长椅上吃便当，那么社会的氛围也会大大改变了吧。

## 一月五日

我开始记这本日记的起因，是因为我发觉关于语言我虽然每天都进行着思考，可是一旦想就语言写本书的时候，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。“翻译自己作品的问题与可能性”、“在创作活动中掌握外语的好处”、“从外部观察的日语”、“双语和文学”、

[1] 室井光广（1955年1月7日—），日本的小说家，文艺评论家。

[2] 绳文时代是日本石器时代后期，约1万年以前到公元前1世纪前后的时期。日本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。

“语法这种病”等等，我也曾经尝试定下特定的主题，再准备写稿子，可是，确定了主题之后，我就对那主题没兴趣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而且，将一个主题再细分为章节后，我开始觉得所有的章节都是无意义的废话。其中的原因之一恐怕是，对我来说，语言这种东西，只有在它和其他主题联系在一起向我的身体倾诉的时才有意义。我虽然喜欢读语言学者写的书，可我自己写不出那样的书来。因此，作为生活在柏林，用日语和德语写小说又经常旅行的人，我决心用日记这种镜子，照照自己头脑中的活动。

我现在投宿的地方，用日语来说叫作温泉旅馆。它位于瑞士山中名为瓦尔斯的小镇，与其说是温泉旅馆，还不如说像是展示现代美术作品的美术馆那样，给人紧张感的建筑。这座不可思议的灰色箱型水疗中心，由建筑师彼得·卒姆托<sup>[1]</sup>设计，为了体验它，人们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。这座建筑的内壁用当地出产的石材制成，光滑而漆黑。内部的照明有意压低，有些地方只在水中设置灯光。摇曳的池水闪烁着宝石一样的光辉。

这里还有能听到现代音乐的浴池。水温各种各样，“火の湯（火之浴池）”最热，也有像冰一样冷的浴池。刚才我不知不觉地写出“冷たい湯（冷的浴池）”这样的日语。<sup>[2]</sup>日语的“水（水）”单指凉水，对热水不能说“熱い水”。就和不能说“年长的妹妹”一样。我试着给不能拆分的单词加上矛盾的形

---

[1] 彼得·卒姆托（Peter Zumthor，1943年4月26日—），瑞士建筑师，2009普利兹克奖和2013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金奖得主。

[2] 日语的“湯”，指浴池水、洗澡水，热水、开水。

容词，感觉脑子的一部分放松了。我在温泉中做着这样的文字游戏，代替了按摩，享受其中的快乐。封闭的门户开放、无视国民的民主主义、病态的健康、失败者的胜利、憋屈的自由、能干的无用之人、年老的年轻人、无益又费钱的节约、奢侈的贫困、花工夫的即兴创作、便宜货的高级品、危险的安全保障。如此收集起来一看，我甚至开始觉得，这不是单纯的游戏，而是透视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修辞技巧。

## 一月六日

先后乘坐大巴和电气列车，我和朋友来到苏黎世，又从苏黎世空港飞回柏林。好多年，我对“空港”这个词不太喜欢，取而代之的是使用“飛行場（机场）”这个词。但是大约两年前，某位编辑对我使用这个单词好像甚为惊讶，我这才觉察，这难道是大家不太使用的词吗？我从1982年起开始在德国生活，仅凭这点就有变成昭和时代<sup>[1]</sup>语言化石的危险。不过，也许多亏了这样，我才能防止在谁也没发觉的当儿，词语就消失了。词语消失不要紧，可是，谁也没注意到这事的话，感觉有些凄凉。“哎，还有人使用这样的词语吗？”我想持续地给人这种惊奇。“飛行場”这个词并没有消失。和空港不同，一说“飛行場”，脑海里就出现一幅画面：机械师在检查飞机，皮箱堆积如山的行李车缓缓驶过，有人引导着飞机后退，还有股淡

[1] 日本昭和天皇在位期间使用的年号，时间为1926年12月25日—1989年1月7日。

淡的机油味儿。一说“空港”，只能看到在磨得很光滑的走廊上行走的旅客，幕后的事情进入不了视野，所以显得单薄。

总之，“空港 (Kuko)”这个词的发音空洞，我不喜欢。发 Ku 音的汉字太多。发 Ko 音的汉字也太多。

然而，去年我听来自中国的日语诗人田原先生说，“空港这个日文词很美。比汉语的‘机场’要美”，经他这么一说，我忽然觉得“空港”这词的字面美丽起来。不是发音，而是文字美。很久以前，日本人从中国获得汉字（并不是说中国那一方给我们的，而是我们使用费也不付，就随便拿来使用），不仅仅获得了汉字，还按自己的方式加以组合，创造出大量崭新的复合词，其中不少词，中国人感觉到它的美丽，逆向输回中国，当我知道这些的时候，心里非常高兴。

“空港”这个词也许不是日本人的创意，而是将欧洲语言原样翻译过来后产生的词语。英语的 airport、德语的 Flughafen 等等，直译的话，就成了“空の港（天空的港口）”。从某种外语直译过来，就能创造崭新的词语，这也有点不可思议。

## 一月七日

重复相同的词语，文章就会松松垮垮，但有些场合，因为动词和宾语来自同一词源，很难避免重复。今天在德语里连续碰到两个这样的例子，大伤脑筋。是表示“洗衣服”的“wäscht die Wäsche”和表示“挖洞”的“gräbt die Grube”。在日语里，“洗濯物を洗う（洗衣服）”中的“洗濯物（要洗的



衣服)”和“洗う(洗)”，虽然“洗”这个汉字重复了，但因为音读和训读<sup>[1]</sup>的关系，声音没有重复，所以我不太介意。本来我用日语写作时，就未曾感觉过类似的烦恼。“飲み物を飲む(喝饮料)”和“食べ物を食べる(吃食物)”也不像前面两个德语例子那么奇怪。还不如说，它们甚至给人相当安定的感觉。还有像“やるべきことはやる(该做的事就做)”或是“好きなものは好き(喜欢的东西就是喜欢)”这样，通过“反复”这种修辞手法说服对方的情况。我不太喜欢这种表现法。

## 一月八日

我认识一位KW先生，他住在我家附近，职业是为解剖学的书画插图。听说，每当插图版的解剖学书籍从德语译为其他语言时，他就能得到一本样书，但是因为对他没什么用，所以都会送人。他说要把日语版和荷兰语版的送给我，于是，我去取书。日语版是一本名为《普罗米修斯：解剖学图册》的书。我虽然不具备解剖学的知识，可是我想，记载了那么多与身体相关的名称的图书，对小说家来说不是很有裨益吗。

我虽然在小说里使用过“乳房(乳房)”或“乳首(奶头)”这样的词，但没使用过“乳頭(乳头)”，而“乳輪(乳晕)”这样美丽的词语，我甚至未曾听说过。手肘内侧的凹陷

[1] 训读，日文借用汉字写日语原有的词，并用日语读汉字叫训读。音读，日文中汉字的一种读法，用汉字原来的音读汉字。因汉字词语传入日本的时间和来源不同，有“吴音”“汉音”等分别。